

新年好

一觉睡到晌午时。醒来，一缕阳光正蜷在窗边打盹儿。我伸着懒腰走到它跟前，眯起了细眼往外看。一夜鞭炮声，噼里啪啦好像绽开了一街的玫瑰花，鲜红的“花瓣”铺在白色的护栏旁，被风一吹，像一只只起舞的红蝶。

拢着额前的发，我定睛瞅着这一切，回味着过去一年来的好时光，有留恋，有思考，更多的思绪却是无法言语的，任它在心中翻腾。

是啊，一年又一年，年年春夏秋冬，繁华的世界风起云涌，只想以微笑守护最初的真诚。扬眉间，忽然一只鸟儿跳过，落在了窗台上，它惊恐地东张西望，然后抬起脚扇动起双翅飞远了。

揉了揉熬红的双眼，我抬头又望向了天，蓝蓝的天空中没一丝云彩。新年里，心里好像装了一只放飞的信鸽，不时俯首听闻街上“红玫瑰”中噌噌的炮声，晌晌落落的，如红流间翻

卷的浪花。

今儿过年，路远父母没回来，我们便不出门了。女儿在客厅里嗑着瓜子看电视，儿子还在酣睡，爱人早赴一场酒约了。我倚在窗前，眯着眼睛笑望这新年里的每一处温暖，如同与窗边的梧桐相约着，去摇醒一个温暖的春天。

刚刚还空荡的后街上，此时已行人如梭了，人们好像一个个迎春的鸟儿出了巢，挽着臂，牵着手，驮着儿子，拉着女儿，一家家好像走亲戚似的挎着竹篮子边走边说笑，那晃晃悠悠不疾不徐的样子，总让人想起一种和乐安泰的姿容来。

我说，这就是年的味道，用平常人的心态盈润一个富足的情怀。珍惜每一天，过好每一天，这就是新年带给我们最好的问候——新年好！

(韩芝莲 鹿邑汽修厂)

过年

传说古时候过年就是家家贴红对联、燃放爆竹以驱赶一种叫“年”的野兽。除夕这天户户烛火通明、守更待岁，盼平安过年。初一这天走亲串友，互道问候。这个风俗越传越广，逐渐演变成了民间的重大节日。民间有一句俗语“高兴得跟过年一样”，形容一个人遇见了喜事，流露出的愉快心情。

我童年生活在农村，那时候农村过年都是吃过腊八饭就把年货办。所谓办年货就是去集镇上割一块肉，买一盘炮，再买点海带、葱、姜等生活必需物品。我小时候特别期待过年，过年可以穿上新衣服，可以天天吃肉，可以有压岁钱。好日子从父亲置办年货时就开始了。父亲在腊月初十左右就把肉割回家，母亲每天割下一点肉，与白菜、粉条、萝卜一起炖，以至于我现在每当想起小时候过年还满口生津。别人家一般都是把肉放到过年时吃，母亲却总是说：“什么时候吃不是吃啊，早吃还新鲜！”因为嘴馋，我和妹妹那时都认同母亲的观点。由于母亲的提前消费意识，我家过年都需要割两次肉。

那时候农村刚扯上电，村中没几台电视机，还都是黑白的。看春节联欢晚会的场景非

常热闹，一台电视机前围了几十人，嗑着瓜子，吃着花生，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。一台晚会，人们可以津津乐道好多天。

过年祭祖是最隆重的事情，所有家中的男丁一起拿着纸炮去坟地请仙逝的亲人回家过年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中华文明的一种体现，更是一种孝道。这个祖先传下的文明，可以让后辈记着自己的根，记住什么是薪火相传，什么是一脉相连。蒸馍、过油也是过年的大事，这天除非吃饭，孩子是不能在家的，因为怕孩子说不吉利的话。

儿时过年的游戏多是自娱自乐，有踢沙包、捉迷藏、自制车链子枪等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玩开火车，把家中的架子车轮子上绑上一个木棍，邀上几个伙伴推着在地里跑，看谁推得最快，结果都是累得满头大汗，现在想想仍然觉得很兴奋。如今每当看着孩子在电脑上打游戏投入的样子，我都摇头叹息，因为他们已感受不到玩游戏玩得汗流浹背时的痛快。

时代不一样了，年的过法也在与时俱进，连发压岁钱都改成网上发红包了，但我还是挺怀念以前过年的情景。

(董绪武 鹿邑县人防办)

回家的路

在过年回家的火车上，我遇见一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铁路职工，交谈中他说，他们家三代铁路人，深知“坚守”是铁路人的责任。为了让回家团圆的旅客平安返乡，许许多多的春运工作者都和他一样坚守在岗位上。听了他的话，我被感动了，被这个群体深深地感动了。

春节是中国人心中最隆重的节日，妻儿翘首以盼，老人望眼欲穿，都在等待远方的亲人能平安回家。为保障千千万万旅客安全到家，

铁路职工便没有时间回家与亲人团聚。为了火车的“大脑”和“眼睛”能正常工作，为了能使火车安全准点到达，为了旅客能早点回家过年，他们白天黑夜默默地坚守在铁道线上，不能跟家人团圆。正是他们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，才确保了春运工作的顺利进行，他们就是春运中最可爱的人。我要向春运工作者致敬，向春节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致敬！

(梁宗波 周口市川汇区)



红灯笼映童年

过了大年，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那欢乐喜悦的气氛中的时候，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悄然而至。这个时候，小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挑灯笼。

我的童年要追溯到上世纪的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，虽然已过去 30 多年，但正月十五挑灯笼的情景，我还能清楚地记起。那时生活条件并不好，人们还不富裕，到了正月十三、十四，小孩子们就耐不住性子了，早早地吃了晚饭，挑着各自的灯笼，来到大街上比赛谁的好。那时还买不起像现在这么好的灯笼，我记得当时孩子们的灯笼大多是用白萝卜做的。切一截约 5 公分长的白萝卜，中间挖一个洞，添上棉油或煤油，再用棉花搓一个捻子，一端放进油里，然后在萝卜下面扎上个小木棍，点燃灯芯，挑着忽闪忽闪

的。除了用白萝卜做之外，也有用高粱秆皮破成细长条编织成的，编个圆，外面糊上红色透明纸，有的画上花鸟图案，上下留孔，下面可在木板垫上，放个小蜡烛，绑上绳子用木棍挑着，这样的灯笼好看，但也有一不小心歪了着火的。这是最简单的灯笼式样，还有很多复杂的，小伙伴们玩得很开心，很尽兴，笑声此起彼伏。每天晚上大家都会玩到很晚，毫无睡意，直到大人来催促才恋恋不舍地回家睡觉。
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灯笼的式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有塑料制作的，装上电池，很耐用，又亮又美观，也会发出各种声音，高级得很。但对我来说，儿时挑灯笼闹元宵的情景仍是最难以忘怀的。

(梁富伟 扶沟县城关镇政府)

压岁钱

女儿一边认真数着压岁钱，一边问我：妈，您小时候过年盼不盼压岁钱？我说：盼呀！于是我就给女儿讲起小时候关于压岁钱的事儿。

那年大年初三，三姨来我家走亲戚。见到三姨我老远就喊：三姨，给您拜年！

嘿嘿，不啦，这闺女真懂事！三姨这样说着，并没有要给压岁钱的意思。

我倚在门框边眼巴巴地望着三姨与母亲说话。

过年啦，老大找对象了吗？

没有。

老二呢？

还没有。

母亲与三姨一问一答。我知道三姨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一家人住着漏雨的土坯房。大儿子、二儿子急着找对象，小儿子和女儿还在上学，三姨夫在磨坊磨豆腐一年挣不了几个钱，而且三姨夫胃不好，还得经常吃药。

而我呢，就那样站着，一门心思苦等三姨掏压岁钱。

终于，在我站得腿都发麻时，三姨掏出了压岁钱——两角，皱巴巴像豆叶。我刚伸手要接，就听到母亲说：哎呀，都多大啦，别要啦，你三姨（手头）急得很！我立即把手缩回兜里。不料三姨依然热情地把两角钱硬塞我兜里，还亲切地对我说：拿着，过年哩！

我听着母亲的话，看着母亲的脸色，心想：要做个听话的孩子，听话孩子不挨吵，也不挨打。我就装作特别懂事的样子，鼓足勇气，把兜里两角钱掏出来，硬塞回三姨兜里，对三姨说：我不要，大啦！塞回去的那一瞬，我又后悔极了，干嘛要听从母亲，两角钱呀，够买好几个江米糖果呢！于是忍不住在心里念叨：三姨，把那两角钱给我吧，都给您拜年了不是！拜年了就应该给小孩子压岁钱！可三姨只夸奖：这闺女，真懂事！然后再没掏那两角钱。我那沮丧呀，赌气一整天不跟母亲说话，自己一个人在被窝里哭，然后，再默默数着日子，一天、两天……一月、两月……就这样数着再过年，盼着三姨再给我发压岁钱。可一直数，一直盼，再没盼到三姨的压岁钱。

因为在盼中，三姨老了，家景好了，儿子都在村里盖了洋楼，娶了媳妇，连小女儿也考上大学，结婚生子。我也成为母亲，不能再收压岁钱了。

对女儿说完这些，只见她捂着嘴巴笑得前仰后合：两角，不会吧？妈，把我这几百元压岁钱都给你，咱买辆奥迪轿车，咱那“小现代”也太 out 了！

呵，生活在蜜罐里的女儿哪懂当年生活的艰辛啊！

(赵献花 周口市农业局)